



盜墓



东门间天 著

总司令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血墓

总司令



东门问天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盗墓总司令 / 东门问天著. —天津：天津人民出

版社，2013.6

ISBN 978-7-201-08114-4

I. ①盗… II. ①东…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63895号

盗墓总司令

著 者：东门问天

出 版 人：黄 沛

责任编辑：刘子伯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10mm×1000mm 16开 印张：18 字数：280 千

印 刷：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2013年6月第1版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201-08114-4

定 价：32.80 元

天津人民出版社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300051

邮购部电话：（022）23332469

网址：<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邮箱：tjrmcbs@126.com

目 录

引 子 / 1

第一章 混蛋司令 / 5

第二章 人头夜店 / 9

第三章 离奇之死 / 14

第四章 盐滩鬼市 / 18

第五章 古墓乡尸 / 23

第六章 驱邪 / 28

第七章 血 玉 匣 / 32

第八章 墓山神殿 / 36

第九章 空家乡孩 / 39

第十章 凶童赤影 / 42

第十一章 鬼谷悬棺 / 47

第十二章 紫 果 / 52

第十三章 智斗野人 / 57

第十四章 鬼 打 墙 / 63

第十五章 因祸得福 / 69

第十六章 百濮遗骸 / 73

第十七章 穴壁绝书 / 77

第十八章 险象环生 / 81

第十九章 问 天 / 84

第二十章 三足妖蟾 / 89

第二十一章 无皮怪婴 / 92

第二十二章 修 侖 / 96

第二十三章 两败俱伤 / 99

第二十四章 山 人 / 104

第二十五章 怪人老石 / 107

第二十六章 后山传说 / 110

第二十七章 鬼 通 传 / 114

第二十八章 不欢而散 / 120

第二十九章 驱魂侵身 / 125

第三十章 并非盗墓 / 129

第三十一章 夜掘乡尸 / 134

第三十二章 阴 尸 / 140

第三十三章 出 尸 / 145

第三十四章 怨魂咒/149
第三十五章 护畜队名/154
第三十六章 窥探天机/160
第三十七章 天机后裔/165
第三十八章 镇魂阵/168
第三十九章 血斗蛟虫/171
第四十章 真假虎子/177
第四十一章 藏兵洞/186
第四十二章 地下军工/191
第四十三章 玉石俱焚/196
第四十四章 虫满为患/201
第四十五章 实验基地/206
第四十六章 魔鬼军团/211
第四十七章 养尸日记（四则）/215

第四十八章 养尸日记（五则）/220
第四十九章 养尸日记（真相部）/227
第五十章 六煞魔僵/232
第五十一章 铁链拴尸/237
第五十二章 请鬼/242
第五十三章 裸僵/247
第五十四章 活宝石爷/251
第五十五章 驯化/255
第五十六章 一心求死/261
第五十七章 天尊印/266
第五十八章 四合大阵/272
第五十九章 魂归正宗/277



引子

民国三十二年，云南老鹰岩。

三个云南淘沙官静静地戳在百米绝壁处的巨大岩洞中，望着面前的几口古棺神情迥异，扑扑闪闪的烛光下，地上那几具凌乱的骸骨显得沧桑而骇然。

“舵爷！您瞧这……到底搞得啥名堂嘞？”耗子瞪大眼珠子瞅了半天，越看越蛋疼，指着面前的三口古棺嚷嚷道：“娘的倒了大半辈子的斗，还真没见过铜棺、玉棺和树棺这三种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的棺材匣子摆同一地儿咧！”被称作舵爷的叶九升皱了皱眉，闷着脑袋叹了口气：“昆蛋蛋，人逢怕，鬼见愁，阎王瞧了颤三颤噶！”

耗子却对叶九升的话不以为然，眼珠子直勾勾地盯着面前的铜玉二棺，口水吧嗒吧嗒地直往脚面上砸，乐道：“嘿嘿我说舵爷，虽说咱这次是冲着焚王印来的，不过既然让咱赶巧碰上了这可遇不可求的上乘货色，那就是我等的造化，掀了盖子掏光明器可谓上遵天命下依小鬼，若是视而不见一意孤行，那可真就有点对不住咱这门手艺了。”说完这句，耗子又赶紧给身旁的伢子使个眼色，眉飞色舞道：“哎伢子，是这理儿不？”

“呃……是是！”一旁的伢子抬头偷偷瞅了瞅舵爷的脸色，机械性地点头答道。

“哼！真是屎壳郎趴在鞭梢上，光知道腾云驾雾，不知道死在眼前！”叶九升狠狠瞪了伢子一眼，怒道：“难道你们就没瞧见铜棺与玉棺之间，那个两尺高的人彘罐^①吗？”说着，叶九升指了指地上一只（与古棺相比）不大

① 人彘：兴于西汉后宫的一种酷刑，后演变为一种有悖天道的殉葬刑制。先将人四肢剁掉，挖出眼睛，剥去耳鼻注入铜液，再给其灌入一种能够使人骨酥如泥的药汤，最后置入一只两尺不足的陶罐中，任其自食其肉。此法后又被一些心术不正的茅山术士所用，用于酿制“尸宠”。



起眼的陶罐，又指向位于几口古棺中央的一只卧状巨型石龟，说道：“再看看那只龟盘，它们的布局绝不只是凑巧那么简单！”

听完舵爷的话，耗子和伢子这才注意到，在这数丈见方的天然岩洞中，除了三口扎眼的古棺外，还摆放着一只两尺见高的土制陶罐和一只鸟头蛇尾的椭圆形巨石龟盘。另外，在岩洞的四角，四尊造型怪异的镇墓俑也相继映入他们的眼帘。这四尊镇墓俑俱为妖面人身，个个张牙舞爪，凶神恶煞，脚下分别踩着夫诸、鹿蜀、冉遗、狴犴四大上古神兽。

“捅他屋里妹，这这……果然有名堂哩！”耗子顿时抓耳挠腮，似乎看出了什么门道，又将脸转向叶九升，问道：“舵爷您阅斗无数，算是咱行当里的风云人物，您倒是给句话嘞？”

叶九升面不改色，从兜里摸出一支老牌“大炮台”叼在嘴里，随口道：“冥镇。”

“冥镇？”叶九升的话犹如晴天霹雳一般，耗子不由一个哆嗦，连忙摸出自己的火石机帮叶九升点上嘴里的“大炮台”，追问道：“您是说这里头真他娘唱的是‘昆剧’^①？”

“八煞护主，五行坐穴。丫的咱今几个算是遇着高人喽！”叶九升深深吸入一口香烟，闭目凝神像是在享受“大炮台”的精华，又似冥思。

片刻之后，他接着说：“这个局看似是冥镇，实则是个以九宫八煞为主，冥镇为饵的局中局。你们看，这三口古棺和人龕罐，再加上中间的石龟盘，分别位于东、西、南、北、中五向，恰好与先天经盘中正五行的方位相应，这便遵循的是茅山五行相生相克之术，倘若我们妄动这其中的任意一口棺木，则牵一发而动全身。”

“您的意思是咱今几个若想拿走燹王印，就必须先破了这鸟局？”耗子盯着叶九升，满脸的狐疑。

叶九升摇了摇头，将烟头扔在地上狠狠踩了一脚，说道：“想破这个局谈何容易啊！如果我没有料错的话，这三口古棺里的主儿早就成了千年大粽子，而且它们的生辰八字都是经过严格的筛选，要求与十天干和十二地支紧密相关，更甭说那人龕罐里的东西了，指不定都他娘养成啥邪性物

^① 昆剧：倒斗一行中忌讳“困”字，故将困局称为“昆剧”。

了。咱哥仨今儿若是破了这局，拿走燹王印则是皆大欢喜；若是破不了，怕是要连小命都撂这儿嘞！”

“那咱就这么吆舵爷了？”伢子望着舵爷，紧张地喊了句。

“熊话！娘的到手的肥肉岂能换骨头？你俩去拾掇干净正南向那口玉棺上的尘灰，我看能不能从那里找点突破口出来。”

耗子和伢子忙挽起衣袖走近玉棺，摘下头顶的小毡帽，大刀阔斧一阵忙活之后，一口晶莹剔透的青玉棺脱颖而出。棺内躺的是一具三十岁左右的红袍女尸，它的身体被浸泡在一种黏稠的褐色液体中，两手相交平放于小腹之上，虽是面色如霜，却仍流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而且浓妆淡抹，妖艳中渗透着一种说不出的诡异。女尸身上最引人注目的是它那对睁得奇大的眼珠子，眼神幽怨而温存，乍一看，不禁使人愕然！

“赤衣凶，笑面尸。娘的好阴毒的局啊！能让古人如此大费周折地来设局防盗，看来燹王印果真不是俗物！”叶九升望着棺内的女尸，惊恐之中略带点兴奋。

“不就一具笑面尸嘛，怎么说咱也是身经百战，还怕咱应付不来？”耗子话音刚落，便听叶九升怒斥道：“你懂什么！赤衣凶，笑面尸，鬼笑莫如听鬼哭。这是咱老祖宗的禁忌，流传了千百年还能唬人不成？”

“舵爷，您瞧这是啥东西？”正当叶九升与耗子僵持的时候，伢子忽然指着玉棺中女尸的头部叫道。叶九升忙将脑袋探向棺内的女尸，盯着它的头顶仅看了一眼，瞬间脸色苍白，惊道：“天灵钉^①！”

“伢子，你快去洞口准备接应，拿了印什么也不要管，赶紧顺着绳子攀崖而下，能走多远就走多远，千万不要回头。”叶九升突如其来的这番话着实让一旁的耗子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还不等他转过弯来，便见舵爷又扭头向耗子说道：“娘的没承想这局会这么阴邪，让人防不胜防！看来从我们踏进岩洞的第一步起，就早已着了古人的道道儿了，地上这几具骸骨恐怕也是咱的同行留下的。据我估计，燹王印十有八九是藏在中央的那只石龟盘里头，奶奶的看来现在只能硬来了！”说着，叶九升已经大步跨到了中央的巨石龟盘跟前，见伢

^① 天灵钉：古代术士用的一种法器，形状与铆钉相似，尾部镶有血玉，顶端尖锐，据说它具有增加尸体怨气的效用。



子就位，冲耗子喊道：“你站在我和伢子的中间做策应，倘若我拿到燹王印就立即扔给你，然后你丢给伢子让他带着先走。倘若我失手，你要能帮就帮老哥一把，不能帮就劳兄弟痛下狠手给我补一刀，然后趁乱拿了印逃命！”说完，也不等耗子反应，他便摸出腰里的撬杠别进了龟盖下的缝隙中。

耗子和伢子幡然醒悟，舵爷这是想抢在棺材里的东西有响动之前，破釜沉舟先拿了印，就算赔了命也在所不惜。

铁锅大的龟盖并不算太重，叶九升三撬两撬就弄开了，随着龟盖的不断移动，耗子感觉周围的几口古棺也不停地摇晃着，玉棺中的女尸居然瞬间开始溃烂，全身的肌肤逐渐干瘪，脸上的表情慢慢变得狰狞恐怖……

“轰隆隆……咚！”岩洞中突然响起一声沉闷的巨响，接着尘灰四溢，耗子这才发现舵爷那边的龟盖已经落地。叶九升伸手从龟盘中摸出一只精致的小玉匣，直接转手丢向了耗子。耗子刚拿到玉匣，就听“嘎！”的一声尖叫，龟盘中蹦出一只菜碟大小、遍身黑红，长着鸟的头、尾部却似毒蛇，形态竟与巨石龟盘样子相差无几的怪龟，怪龟一口咬住了叶九升的脖子。慌乱中，耗子忙将木盒扔向站在洞口等待接应的伢子，嘴里吼道：“快走！”吼完这句，耗子刚准备冲上去帮叶九升的忙，却见叶九升反倒指着自己的身后，痛苦地挣扎道：“小……心！”话还没能说完，叶九升的脖颈处骤然爆裂，紧接着鲜血喷涌而出，身体逐渐开始变紫、腐烂。顷刻间，他像是被剔掉了骨骼一样，倒在地上成了黏黏的一摊血肉。

几乎是在同时，耗子一声惨叫，右腿下的一块肉竟被什么东西活生生地咬了去。他低头一看，不禁大惊。娘的自个儿身后的人彘罐中，不知什么时候居然伸出了一颗张着血盆大口的小脑袋来！

这怪物看似像是一个五六岁大的孩子，但眼睛和鼻子均被人剜去，唯独一张满是獠牙的大嘴显得极为恐怖。眼看着脚下的人彘“嚓嚓”地撕咬着自己的躯体，耗子本想伸手摸出腿间的腰刀结果了这东西，却发现自己早已中蛊，四肢如打了石膏一般僵硬无比！

“龟……儿……子！走……快走……走啦！”耗子使出最后一丝气力朝愣在洞口的伢子叫骂一句后，身子一软倒在了地上，眼睁睁地看着人彘张着血盆大口，朝自己的脸上探了过来……

第一章 混蛋司令

“头顶大盖帽，脚踩黑皮靴。怀揣铁饭碗，行遍巷与街。”虽说我只是个小小的“联执员”，可谁也别瞧不起咱，在那些小商小贩、街头拾荒者眼里，咱可是爷。算不上是山大王，那也能抵个地头蛇！

我的工作简单明了，收入可观。保卫市容市貌，就是我的工作。

这天我正带着几个手下在街头转悠，远远看见刚到队里不久的大学生李子气喘吁吁地朝我跑来：“不好啦，司令！二狗在街口和一个卖茶蛋的走鬼厮打起来了！”我双眉一皱，吼了句：“真他娘的饭桶，跟我走！”我带着几个人气势汹汹地向街口突击过去。

二狗正和一个干瘦如柴，打扮极不入流的乡下老妇纠缠。他见我带人赶来，便要奏明情况，理直气壮地喊道：“司令……”不料我走上去就是一皮带，将他抽得人仰马翻。

“真他娘废物！给我滚！”我狮吼般喝退了二狗。那老妇见二狗喊我“司令”，猜想眼前这人一定是个有权势的头头级人物。而且，见我二话不说就一皮带抽翻了小“联执员”，以为是来了救星，不失时机地扑到我跟前，“扑通”一声跪在了我的脚下，“首长啊，您可得为我这无依无靠的糟老妇做主啊！我无儿无女，无亲无故，就靠这点卖茶蛋的钱过活呢！您……您就高抬贵手，让他们放我这回。来，您……您尝尝我的茶蛋，可香了，不要钱，您尽管吃，只要不全部收走就行。”说着，老妇急急忙忙地从竹篮中抓起两个茶蛋塞进我的手中。

我一改刚才的怒颜，微笑着扶起老妇。在街上混久了，像她这样的刁民我几乎每天都能遇着几个。咱大小也算是个领导，断然不会像手下那些小混混一样不顾及国家和个人形象，鲁莽行事，野蛮执法。我讲的是“以和为贵，文明执法”，一般都会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去教化那些走鬼刁



民。（行话，我们把走街串巷的小商小贩统称为“走鬼”）

“老人家，不是我不讲情面啊。您看，国家前几天还下发文件，要求我们‘工商联合执法大队’坚决清除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上的‘绊脚石’。您这样唯利是图，在大街上走街叫卖，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公共秩序，以及市政建设和市容市貌。按照相关规定，您的茶蛋我们必须予以没收。”我耸耸肩，做出一副很无奈的样子，然后将手中的两只茶蛋丢回老妇的竹篮里。

那老妇见我说得头头是道，但都是些中听不中用的“官话”。她一个大字不识的乡下老妇怎么会是我的对手？老妇也不再争取，放下手里装满茶蛋的竹篮，抹了一把泪绝望地离开了。她前脚离开，后脚我的身后便炸响一阵疯狂的欢呼声和掌声。

“司令真行啊！”“是啊，真绝了！”“我们跟定司令啦！”那些马屁精们在我身后你一言他一句地附和着。我正了正头顶的大盖帽，拍拍刚才搀扶过那老妇的手，人五人六地冲他们说道：“对付这些刁民得讲手段，讲政策，像你们那样野蛮执法，只能是砸了咱‘工商联合执法大队’的招牌。你们就好好学着点吧，跟着司令我混，那是错不了的。走，弟兄们，带上战利品到砂锅居喝两口去。”于是，我在一帮人的前呼后拥下走进了砂锅居小酒楼。

几个通关打下来，十来号人大多都喝得找不着爹妈了。我靠在椅子上，醉醺醺地尽情享受这种混世魔王般的优越感与满足感。

忽然，贵宾间的门被人推开。我看见住在我们家楼下的祥子满头大汗地跑了进来。“司悦哥，你快回家看看吧。司大爷……司大爷他不行啦！”嘈杂的房间里顷刻变得鸦雀无声。我的脑子“嗡”的一声炸响，撂下杯子夺门而出。

我疯了似的奔跑在大街上，行人和商贩均投来异样的目光。隐约间，我仿佛发现他们一个个都在窃笑与咒骂……

其实司悦才是我的真名，不过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上中学那会儿，全国上下的学生都在闹“造反”，这个是“司令”，那个是“团长”，一块板儿砖下来都能砸死好几十个。恰好我本就姓司，



那就更不能糟蹋了这个“司”字儿。于是我瞒着爷爷，偷偷拿着家里的户口本去把司悦改成了司令。后来，司令的名字越叫越响，终是传到了爷爷的耳中，为此我还挨了一顿板子呢。

我从小就没见过父母，一直和爷爷相依为命。听爷爷说，我的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死了。至于是怎么死的，他却绝口不提。有时我问多了，他反而会动怒。所以我也只能强迫自己淡忘父母，以及他们的死因。爷爷向来很疼爱我，把我当成他的命根子。

“文革”十年，爷爷虽然每天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备受煎熬，可是他却并没有被那场炼狱般的浩劫击倒，反而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因为那时我还很小，需要有人照顾，他深知自己一旦撒手人寰，我的命运将无比艰险坎坷。

“文革”结束后，我们的生活逐渐有了起色。爷爷打小就心疼我，怕我被人欺负，于是拿出几件私藏的古器变卖掉，四处请酒找人拉拢关系。正巧赶上当时的地方工商部门要组建一个“工商联合执法大队”，爷爷这才把我弄进“联执队”做了个小小的“联执员”，那时我才十八岁。

三年后，我凭借着自己敢闯敢拼、张扬跋扈的性格，在二十一岁生日的那天，当上了全局最年轻的副大队长。当然，在此我并不否认街头小贩们对我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因为每个成功的奥特曼背后，都有一只默默挨打的小怪兽。

往事不堪回首，转眼我已经到了家门口。爷爷的床前已经围满了街坊四邻，他正拉着他们的手，似乎是在拜托街坊们照顾我往后的生活。祥子妈首先看见了我，喊了句：“司悦回来啦！”街坊们扭过头，红着眼圈看了看僵在门口的我。他们招招手示意让我过去。

我一个箭步跨到爷爷跟前，“咚”的一声跪倒在床前，放声哭号起来。爷爷松开街坊的手，一双粗糙干瘦的大手将我的双手紧紧裹在里面。街坊们互相对视一眼，轻轻点了点头会意地退出了屋子。

爷爷颤抖着双手从枕下抽出一只精致的小玉匣，这是他的秘密。爷爷经常在没有人的时候将它拿出来悄悄地望着发呆，有时竟潸然泪下。他绝不允许别人去接触那个匣子，就连我也不行。所以没有人知道那里面究竟

装的是什麼，以及它背後那鮮為人知的秘密。

當爺爺將玉匣遞到我面前的瞬間，一股寒氣直逼我的腦門，仿佛有個邪物向我哈了口涼氣兒，使我不禁打了個冷戰。不等我緩過神來，頓感手心一涼，像是手里握了塊冰一般，玉匣已經在我手上了。我低頭瞧了瞧它，這玉匣小巧精緻，通體為暗黃色，表面卻又顯現出清晰刺眼的血紅色雲紋，給人一種陰森淒冷的感覺。

“爺爺，您這是？”我盯着手里的玉匣，聲音有些顫抖地問爺爺。爺爺嘴角微微抽搐了一下，長嘆一聲，說道：“小悅，你也不小了，是時候告訴你，這個折磨了我們司家三代人的秘密了。”

於是，爺爺道出了四十年前自己與舵爺葉九升和耗子三人，在雲南老鷹岩的那次詭異的盜墓經歷。我的傳奇人生也從此開始。

第二章 人头夜店

爷爷走了，永远地离开了我。

二十多年以来，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他。我的内心恍然间觉得无比空洞、孤单、压抑和害怕。

连续几天，我都不吃不眠，身体日益消瘦起来。亲朋和街坊来劝慰我，都被我关在了门外。我甚至萌动了死的念头，有好几次手里握着爷爷留给我的军刀想一抹脖子，一死了之。可到最后，我都没了勇气。我手里攥着爷爷留下来的寒玉匣开始恨自己，恨自己懦弱，恨自己没用！

一个深夜，我朦胧之中看见爷爷血淋淋地站在我的面前。他那两只血红的大眼珠子直勾勾地盯着我，仿佛有求于我的样子。我欲伸手去触摸爷爷那双被折磨得皮开肉绽的手，可是张开手的刹那，攥在我手里的那只寒玉匣“砰”的一声掉在了地上。爷爷看到地上的玉匣，恐惧地惨叫一声后瞬间灰飞烟灭，不见了踪影。

我惊慌地喊了一声：“爷爷！”随之身体便是一阵剧痛。猛然间睁开双眼，才发现自己是从椅子上掉了下来。刚才的一切只不过是一场梦。我刚要起身，忽然发现了地上的那块寒玉。

瞬间，我的头皮一阵发麻，难道……爷爷真的回来过？

我这才想起爷爷在临终前跟我说过的话。他让我带着这只玉匣去趟云南，想方设法将它放回原处，以弥补自己当年犯下的罪孽。否则，他的亡魂将永远无法摆脱玉匣中的东西对他的束缚和折磨，永世不得翻身。爷爷年轻的时候就经常梦见我的父母被折磨得血肉模糊，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可当时我还只是个襁褓中的婴儿，他根本无法脱身奔赴云南。后来他又经历了那惨无人道的折磨，就更是分身乏术了。爷爷在这四十多年里，每当拿起那玉匣，便会想起我的父母在炼狱中受折磨的样子，经常潸然泪



下，或是独自发呆。

这位年过古稀的老人，他也在时刻设想着自己死后，是否会重蹈儿子与儿媳的覆辙呢？

我决定去趟云南，彻底解决这件事情。倒不是我信那些鬼邪之说，只是这毕竟是爷爷的遗愿。作为爷爷的孙子，我还从未真正意义上给他做过任何一件事。这次实属弥补他老人家的最好时机。

我向局里告了三个月长假，说要去云南找一位爷爷的故友。局领导爽快地批复了我，并且给我出具了相关的介绍信和证明。我又找到了爷爷私藏的伯莱塔手枪，我带着它路上好防身。另外，我还特意从箱底翻出一本名为《九天元女青囊海角经》的堪舆古书。这本书是我两年前从一个街头算卦的白须老道士那里缴来的。当时觉得新鲜，所以也没往局里交，就带回了家。如今我要去云南找那燹王鬼冢，说不定这古书还真能派上用场呢。

三天后，打点好一切，我便从安县老家出发，去乘大巴，直到第二天晚上十点多，我才如丧家之犬一般拖着半条命上吐下泻地奔下了大巴车。

这座小城并非是我的终点站。在这两天里，破旧的大巴车除了中途载客和让乘客解手会有短暂的停顿外，其余吃喝睡几乎全都是在车上完成的。我本来身体就比较弱，意志又消沉，再加上从小到大也没出过什么远门，中途居然严重晕车，吐得车厢内到处弥漫着一种特殊的味道，搞得司机大叔和满车的乘客直喊受不了。鉴于此，我不得不尊重民意，下车在这座小城小憩几天再作打算。

当我懵懵懂懂地刚走出车站时，就被十来个本地人骤然一拥而上堵住了去路。我见势不妙，慌忙大喝：“你们想干什么？”那帮人见我急了，连忙解释道：“同志别误会，我们可不是打家劫舍的主儿。我们都是这附近旅店的老板。”话音刚落，这些人就拉拉扯扯，都要我跟他们走。

“同志，跟我走吧。我们旅馆经济实惠，卫生条件也不错……”“同志，去我那儿吧。我们那儿环境舒适，服务一流啊……”“帅哥，跟姐姐走吧。我们那儿还有几个没开苞的姑娘等你……”我一听这话，差点没被气成脑溢血。这不是看似招旅客，实为拉嫖客的黑店吗！这帮老鸨们也不瞅瞅咱是干啥的，像他们这样当街叫卖的黑店主我可见多了。



我伸手从腰里摸出手枪，朝头顶“啪啪啪”连放三枪，震得我耳朵“嗡嗡”直响。那帮老鸨们哪见过这阵势啊！平日里最多是拉客不成，反倒被人呵斥几句，丢了买卖不亏本儿。可这回不同，碰上我这么个打枪的，整不好连小命都得搭上。只见我的伯莱塔枪口还冒着白烟呢，那伙人却早已见了鬼似的叫喊着四散逃命去了。

我收起枪，挎上旅行包，看见不远处有一家亮着灯的小面馆，便走过去推开门坐在了一张空桌旁。屁股还没坐稳，马上就有一个中年男人走过来招待我。这人四十来岁的样子，一脸的胡子茬，让我隐隐感到有些不安。我要了碗酸菜面，然后把包放在旁边的空座上，打算吃完饭后找家旅店先住下来。我听见那男人走进后厨和一个女人叽叽咕咕地说话，大概是交代给我做面的事吧。我看到后厨外的门上贴着“食客止步，后果自负”八个大字，想必人家定是忌生，故而也没有刻意去听。

因为店里只有我一个客人，面很快就做好端了上来。那店主把面放到我面前时，目光闪烁地在我身旁的旅行包上盯了几眼，朝我不自然地笑了笑转身离开了。也许是我有好些日子没吃过一口热乎饭的缘故吧，今晚的这碗酸菜面格外美味。我也顾不得许多，一阵狼吞虎咽便将一大碗面消灭掉了。

我付完面钱刚要挎起包转身离开的时候，那个中年男人忽然问了句：“同志，你住店吗？”这时我才看见门上贴着一张白宣纸，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住宿”两个字。他这一问，我倒是真觉得脑子迷迷糊糊有些困意了。

我转过身朝老板笑了笑，然后乏乏地说：“请带路。”

店主把我带上了二楼。他把我安排在一间不大的卧房里，然后便拉上门下楼去了。我觉得自己的眼皮越来越重，浑身开始变得酥软使不上劲。“咚”的一声，我跌倒在床上，意识逐渐模糊起来。隐约之中，我看见房间的门被人缓缓推开。一把明晃晃的匕首从门缝里探了进来，紧接着那店主的脑袋也鬼鬼祟祟地伸了进来。他见我软绵绵地像只羔羊一样躺在床上，便放松了警惕，直奔我的旅行包。那男人粗鲁地拉开我的背包，将东西全部倒了出来。我的手指微微颤了几下，想去阻止他，可是却怎么也使不上力。黑店主将我的东西撒了满满一地，当他看到爷爷留给我的那只小

玉匣的瞬间，脸上浮现出贪婪的微笑。黑店主拿起玉匣捧在手心“啧啧”称奇，完全忽视了我的存在。

“啪！”突然一声清脆的枪响，那黑店主的左肩被子弹打穿了。他痛苦地吼叫着在地上打起滚来，手里的玉匣在他倒地的同时，“咣当”一声掉在了地上。我侧在床上，举枪的双手终于无力地落了下来。黑店主精于算计，自以为在我的酸菜面里下点蒙汗药就能搞定我。他万万没想到，我竟然会有枪，他今天栽就栽在我这支伯莱塔手枪上了。我艰难地从床上爬起来，双手端起放在桌子上的一杯凉茶往自己脸上一浇，顿时来了精神。我瞅瞅还在地上打滚的黑店主此时正血流不止，我深知他一定还会有同伙，此地不宜久留。我一把抓起散落在地上的《九天元女青囊海角经》塞进包里，又从血泊中捡起爷爷的小玉匣揣在兜里。

“阿黑，上面怎么啦？”正在这时，我突然听见楼下有个中年女人的声音，接着就是“咚咚”的上楼声。

如果我现在冲出门去，势必会被她撞个正着。手枪虽然是个好东西，可毕竟不能见人就打，那样只会将事情搞得更糟。急中生智，我一把扯下床单扑到窗前把它绑在窗框上，翻出窗子拉着床单就往下溜。在我的视线离开卧房的那一刹那，我看见一个长相极其恶心的女人手里抄着一把血淋淋的菜刀冲进了我的屋子。真难以想象，我竟然吃了这个怪物做的酸菜面，还吃得津津有味。现在想想，一股股胃酸直涌心头。

由于床单的长度也就两米多一点，也就是说，我必须要从四米多的高度跳下去。得，此时此刻我也没得选。我咬咬牙，一狠心便松开了床单。随着“咚”的一声闷响，我四脚朝天地落在了一楼的窗子下面。我也顾不得疼痛，扶着墙根狼狈地爬起来想脱身。回头的瞬间，我看到窗子里有双眼睛正直勾勾地盯着我。难道是他们的同伙？妈的，这不是刚出狼窝又入虎口了吗！我心里嘀咕着，又打起精神朝里面看了一眼。

“哎呀妈呀！”我一声惨叫，还没来得及消化的酸菜连同面条“咕噜咕噜”就要往上反。那是一双眼睛没错，眼睛长在脑袋上也没错，可错就错在它的脑袋是蹲在肉墩子上的，而且脑袋的旁边净是些血淋淋的肢体和内脏。